

西夏紀事本末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一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三州之岨

寶元元年冬十二月己卯以奉寧節度使知永興軍夏竦爲涇原
秦鳳安撫使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范雍兼鄜延環慶安撫使經
略夏州時元昊反書聞朝廷卽議出兵羣臣爭言小醜可卽誅滅
吳育獨言不然

二年春三月丙午元昊爲書及錦袍銀帶投鄜延境上以遺金明
李士彬且約以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副都部署夏隨獨曰
此行閒耳士彬與羌世仇若有私約通贈遺豈使眾知耶乃召士
彬與飲厚撫之士彬感泣不數日果擊賊取首馘羊馬自效丙寅
知永興軍夏竦諫西鄙事上奏曰繼遷當太宗時遁逃窮蹙而累

歲不能剿滅先帝惟戒臺吏謹烽埃嚴卒乘來卽逐之去無追捕然自靈武陷沒銀綬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羌耳況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戰之帥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糧不支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若浮囊挽綆聯絡而進我師半濟賊乘勢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天下久不見兵革一日遽議深討臣未知其全計也願陛下令諸將虜卽入寇毋得與戰彼旣絕中原賜與又喪緣邊和市可坐待其斃也因條上十事一教習強弩以爲奇兵二羈縻

屬羌以爲藩籬三詔明旰晷并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砦柵
多少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以代東兵
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力九聽關中
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采
用之然是時邊臣多議征討皆以竦爲怯 秋七月戊午夏竦移
知涇州與范雍各加兼經略使馬步軍都督總管并詔雍所至察
訪邊民利害及體量官吏能否又命天章閣待制龐籍體量陝西
冬十一月夏人寇保安軍巡檢指揮使狄青擊敗之青初以善騎
射爲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砦皆克敵臨陣被髮帶銅面具
敵人望之如神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鄜
延鈴轄盧守勲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
略會賊寇渭川命圖形以進上觀其儀表曰朕關張也於是有敵

萬人之稱旣而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狄青爲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殆無遺類又青在涇原嘗以寡當眾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器令軍中間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卻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卻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爲天使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前後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破金湯城略宥州屠哱咩歲毛奴尙羅等族燔積聚數萬收族帳二千二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橋子谷築長安保砦賊又以三萬騎圍承平砦鄜延副部署祥符許懷德時在城中率勁兵千餘人突圍破賊賊乃解去党項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爲邊患种世衡爲將欲以計擒之聞其

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諜者陽賣之入明珠族後乃擇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併力擒之一日羌酋負鼓而出遂爲世衡所擒

康定元年春正月元昊寇延州初夏人自承平退聲言將攻延州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闊皆疏土兵寡弱又無宿將知延州范雍聞元昊且至懼甚請濟師未報而元昊詐遣其牙校賀眞來言願改過歸命雍信之遽聞於朝厚禮眞而遣之遂不設備元昊乃盛兵攻保安軍自土門路入聲言取金明寨都監李士彬嚴兵待之夜分不至士彬解甲而寢翌日癸酉掩至士彬父子俱被禽士彬世守金明有兵近十萬控扼中路眾號鐵壁相公元昊叛遣使誘士彬士彬殺之元昊乃使其民詐降士彬士彬白范雍請徙置南方雍曰討而禽之孰若招而致之乃賞以金帛使隸士彬降者

日至分隸諸寨甚眾元昊使其將每與士彬遇不戰而走曰吾士卒間鐵壁相公膽墜于地士彬益驕又以嚴酷御下多怨憤者元昊陰以金爵誘其所部渠帥往往受之而士彬不知也及賊騎大入諸降者爲內應士彬時在黃堆寨聞賊至索馬左右以弱馬進遂控以詣元昊與其子懷寶俱陷沒雍初聞賊大舉令士彬分兵守三十六寨勿令賊得入懷寶諫曰今當聚兵禦寇分則勢弱不能支也士彬不從懷寶力戰死或曰元昊得士彬割其耳而不殺後十年乃卒時乘勝抵延州城下雍先以檄召鄜延環慶副都部署劉平於慶州使至保安與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孫合軍趨土門及是雍復召平元孫還軍救延州平得雍初檄卽率騎士三千發慶州行四日至保安與元孫合軍趨土門而雍後檄尋到平元孫遂引還乙亥復至保安平素輕賊謂其下曰義士赴人之急蹈湯

火猶平地況國事乎因遣騎先發步兵繼進晝夜倍道兼行丁丑
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令騎兵先趨延州爭門平去延州方三
十里令軍士晚餐畢列隊而行至地名大柳樹去延州二十里忽
有來使俗謂急脚子者宣狀且云范太尉傳語已在東門奉候然
暮夜入門恐透漏姦細請寫放人馬庶辨真僞二將唯諾遂下據
胡牀躬撥隊伍每一隊行及五里以來又放一隊將及一更以後
約放及五十隊矣二將忽顧問急脚子已失所在二將大驚遽起
偵視卽云延州城上並無燈火而前隊不知所之矣二將知有變
遂整陣而前至五龍川去延州纔五里人心稍安忽四山鼓角鳴
埃煙陡合蕃兵牆進蓋西賊前一夕偷號入金明寨故東北路斷
而賊兵壓境以致二將於覆中延州俱不知也時鄜延都監黃德
和將二千餘屯保安北碎金谷巡檢萬俟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

召還爲援平亦使人趣其行詰旦戊寅德和政遵所將兵亦至五將合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平令諸軍齊進至三川口時平地雪深數寸平與賊皆爲偃月陣相向有頃賊兵涉水爲橫陣遵退之官軍爭奮殺賊騎五七百人賊復蔽盾爲陣官軍復擊卻之奪盾殺獲及溺死者又八九百人平左耳右脰皆中流矢日暮戰士上首級及所獲馬論功平曰戰方急且自記之悉當賞汝語未已賊復以輕兵薄戰官軍卻引二十餘步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卻率麾下走保南山眾從之皆潰平遺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其轡拜之曰當勒兵還并力抗賊奈何先奔德和不從策馬遁與宜孫皆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劍遮留得千餘人力戰拒賊賊退還水東平率餘眾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距賊一里所賊夜使人至柵問主將所在平戒軍士勿應夜四鼓賊環柵大呼曰幾許殘卒不降

何待平使人應之曰狗賊汝不降我何降也明日救兵大至汝眾
庸足破乎己卯黎明賊復招降不從賊酋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
擊官軍平與元孫巡陣東偏賊衝陣分爲二遂與元孫被執初郭
遵言未識寇淺深而果以行進必敗請止保安先傾後進平不聽
踐雪行數十里寇僞爲雍使趣平戰故敗賊圍延州凡七日及失
二將城中憂沮不知所爲有老軍校出自言曰虜人不善攻卒不
能拔萬萬無虞范雍嘉其言壯人心亦爲小安會是夕大雪賊解
去延州得不陷蓋延州故豐林縣城赫連勃勃所築人謂之赫連
城緊密如石劖之皆火出故易守而難攻也當困急時雍召通判
計用章問策用章曰用章屢獻修城壘備器械之言矣而公不用
今惟有一死以報國耳然城中老幼無辜皆公陷之至此若令同
爲血肉是公上負天子下負百姓雍怒拂衣而起至晚又召用章

問計用章曰惟有死爾尙何言會其夜雪大作賊遂退雍挾用章陷百姓之言而誣以罪用章遂竄雷州至范仲淹經略延州知用章以忠獲罪奏雪于朝初元昊旣陷金明寨遂攻安遠寨門永平等寨永平寨主監押初欲歛兵匿深山避敵指揮使史吉帥所部數百遮城門立于馬前曰兵則完矣如城中百姓芻糧何異日爲有司所劾吉爲指揮不免於斬願先斬吉于馬前不然不敢以此兵從行也寨主監押慚懼而返敵至圍城吉率眾拒守卒完城三月閒延州之役郭遵以西路都巡檢使屬劉平麾下旣與賊遇馳馬入陣殺傷數十人賊出驍將楊言當遵遵揮鐵杵破其腦兩軍皆大呼復持鐵鎗挺進所向披靡會黃德和引兵先潰去賊戰益急遵奮擊期必死軍稍卻卽覆馬以殿又持大稍橫突之敵知不可敵使人持弩索立高處迎遵馬輒爲遵所斷因縱使深入攢兵

注射之中馬馬踠仆地被殺於是特贈遵果州團練使事聞詔殿
中侍御文彥博卽河中置獄問狀黃德和坐腰斬仍梟首延安城
下范雍貶知安州贈平元孫官黃德和之誣訪問金明敗卒二人
自賊中逃還云平等皆爲賊縛去平在道不食數罵賊云狗賊我
頸長三尺餘何不速殺我元昊旣破金明砦議修復其城帥臣擁
兵不卽進轉運使明鎬止領百餘騎親督將士一月而成四月戊
申延州金明縣都監張異慶州東路都巡檢使万俟政延州都監
孟方郎延路指揮使高守忠張廷以戰歿並贈官五月乙卯贈金
明都監李士彬暨子懷寶官 秋七月郎延鈐轄張亢上言昨劉
平救延州前鋒軍馬陷賊寨者四指揮平竟不知又趙瑜領軍馬
閒道先進而趙振與王達等趨塞門至高頭平報賊張青蓋駐山
東振麾兵掩襲乃其子瑜也已巳降郎延副都部署趙振爲白州

團練使知絳州元昊自正月攻圍塞門寨振代范雍守延州有兵
七千八百餘人案甲不動寨中兵方千人屢告急五月初振始遣
百餘赴之寨遂陷龐籍劾之故坐貶辛亥詔范仲淹葛懷敏領兵
驅逐塞門等砦蕃騎出境仍募以前弓箭手給地居之時邊威益
削夏竦守涇原乃拜章求罷兵柄其略曰朝那平地祇巢密邇回
中川閣賊徑交通以四萬甲兵備六十城寨排列險隘則用軍忌
分聚散要衝又固圍斯闕以寡制敵未知永圖又曰資性憂畏歷
官艱難傷弓之禽聞虛弦而破膽逸網之獸宵垂蔓以殞心由是
數爲言事改換其語以爲謔封章傳播漏泄近機爲怯懦特甚江
幾雜志康定中侍禁李貴爲西邊寨主妻爲昊賊虜去家中一白
犬頗馴擾視之曰我聞犬之白者乃前世爲人也爾能送我歸乎
犬俯仰如聽命卽裹糧隨之有警則引伏草間渴卽濡身而返凡
六七日出賊境其夫無恙朝廷封崇信縣君括異志又曰慶曆中
渭州巡檢張殿直事畢同回家後夫妻朝暮所是時關輔震恐同
食必分三器一以飼犬俱見陳耀文天中記

州觀察知秦州曹琮請自關以西籍民爲義軍遂簡鄉兵弓手數萬人改陝西經略安撫使西賊大將剛良兵馬最爲強勁在夏州東彌陀居止又次東七十里有鐵冶務是卽賊界出鐵製造兵器之處去河東麟府界黃河西約七八十里朝議出麟府并石隰州兵馬與隰州兵馬延州兵馬會合掩襲以分賊勢十一月張繼勳破賊於歸孃谷

慶曆二年春蕃部巡檢趙勾明招到賊界署團練使訛乞并手下蕃官共二十三戶皆賞賜冠帶補官

三年春三月邊吏言劉平降元昊尙存朝廷議收其家上以中丞賈昌朝言事未可知平族獲免

五年夏五月夏人歸石元孫朝議請治其辱國之罪以爲當賜死時賈昌朝在相位獨曰自古將帥被執歸不死元孫乃編管全州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一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二

烏程張鑑春

龍圖招諭

龍圖招諭

康定元年春二月丁亥帝懲三川之敗以夏守贊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爲都鈐轄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范仲淹知永興軍時賊尙圍塞門安遠寨延州諸將畏避莫敢出搃三月詔近臣陳陝西攻守策陳執中言元昊竊發西陲以游兵困勁卒以甘言悅守臣一旦連犯亭鄣延安幾不保自金明破而並邊籬落大壞塞門至金明二百里今宜別修三城城屯千人寇大至則入保小至則出鬪又以二千人屬盧關巡檢以爲三寨之援上嘉納之吳育因錄眞宗朝通西域諸蕃并元昊父祖本末上之戊寅王醜罷初天聖中醜使河北過眞定時曹瑋爲總管醜見之瑋

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融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常使人以馬椎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其少子元昊年方十餘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爲非策又從而殺之失眾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它日必爲邊患至是果驗以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使范仲淹爲陝西都轉運使召夏守贊王守忠俱還夏五月甲子元昊陷塞門寨執寨主內殿承制高延德監押左侍禁王繼元蔡沂等死之乙亥元昊陷安遠寨六月增募河陝京東西鄉弓手強壯秋七月己卯除范仲淹龍圖直學士與韓琦並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八月仲淹以延州諸砦多失守請自行詔仲淹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部署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有寇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不量賊眾而出戰以官爲先後取

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爲六將將三千人分部教之日夜訓練量賊眾寡使更出禦賊賊不敢犯旣而諸路皆取法焉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云仲淹請建鄜城爲軍詔以爲康定軍又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鄣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蕃漢之民歸業丙寅元昊寇三川砦都巡檢楊保吉死之丁卯涇原路都監劉繼宋李緯王秉等分兵出戰皆失利涇州駐泊都監開封王珪將三千騎來援自瓦亭寨至師子堡賊圍之數重珪奮擊賊披靡殺賊將二人獲首級甚多賊遂留軍縱掠凡三日官軍戰沒者五千餘人都監周美請于仲淹曰賊新得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我之蔽也今不亟修將遂失之仲淹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果來其眾數萬薄金明砦于延安城北

三十里美領眾二千力戰會暮援兵不至乃徙軍山北多設疑兵賊望見以爲救至卽引去時諸將多不利美十餘戰平族帳二百焚虜寨二十復故城堡甚眾元昊又連陷乾溝乾福趙福三堡王申韓琦使環慶副總管任福等領兵七千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福密出城密部分諸將使王懷政攻白豹城西斷神樹觀來路范全攻其東斷金湯之路談嘉震攻其北斷葉市之路王慶石全攻其南武英入城門鬪敵福以大將駐于城外策應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獲一首孛季家妹在慶州官員充奴婢使押送慶州配土人爲妻時塞門諸砦旣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

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遇石橫互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
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攻其石屑而出之凡屑石一畚定
價百錢工乃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甘且不耗萬人歡呼曰神
乎水大足吾無困渴之患矣自茲西陲堡障患無泉者悉如世衡
募工致力無不濟者城成賜名青澗以世衡爲內殿承制知城事
世衡開營田募商賈通貨利城遂富實教民習射以銀爲的中者
與之或爭徭役亦使之射中者優免有過失者亦使之射中則釋
之其餘僧道婦女無不射也其以銀爲的中者其銀重輕如故而的
漸厚且小則射益工由是人人能射 冬十一月仲淹以葛懷敏
出師出歸孃谷與夏人戰敗之甲午賜涇原駐泊都監王珪名馬
二匹黃金三十兩裏創絹百匹復下詔暴其功以厲諸將勒金字
處置牌賜之使得專殺 丙申以環慶部署兼知慶州任福爲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賞白豹城之功也尋命兼鄜延路副都部署
贈延州塞門寨主高延德權兵馬監押王繼元官兼錄其子故延
州西路同巡檢張圭三子亦皆授官乙亥贈鎮戎軍西路都巡檢
使楊保吉爲深州防禦使十二月乙巳詔涇原鄜延路討元昊命
以正月上旬出兵自元昊寇鎮戎官軍不利有詔切責夏竦故有
是命知延州范仲淹言正月起兵塞外雨雪大寒萬一有失噬臍
何及且元昊謂國家太平忘戰邊城無備是以傑傲今邊備漸飭
至則輒擊若用臣策歲月無效徐圖舉兵先取緩宥據其要害屯
兵營田爲持久之計則橫山人戶必掣旗來歸拓置禦寇莫此之
利上亦用其議于是仲淹固守鄜延丁未詔開封府京東西河東
路括驢五萬以備西討館閣校勘歐陽修上書曰自元昊叛逆三
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

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也上便宜三事一通漕運二盡地利三權商賈

慶曆元年春正月元昊使人于涇原乞和又遣塞門寨主高延德還延州令見知州范仲淹約和仲淹既見延德察元昊未肯順事且無表章不敢聞于朝廷乃自爲書諭以逆順遣監押韓周同延德還抵元昊其書曰正月日具位仲淹謹修誠意奉書于夏國大王曩者景德初兩河休兵中外上言以靈夏數州本爲內地請移河朔之兵合關中之力以圖收復我真宗皇帝文德柔遠而先大王情向朝廷心如金石言西陲者一切不行待先大王以骨肉之親命爲同姓全付夏土旌旗車服貴極王公是我真宗皇帝有天地之造于爾也自此朝貢之臣不絕于道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養生送世令終天年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忠順

之功也自先大王薨背今皇帝震悼累日嘻吁遣使厚弔賻之禮
聽大王嗣守其國爵命隆重一如先大王大王以青春襲爵違先
君之誓遂僭位號遣人歸納旌節中外驚憤請收行人戮于都市
皇帝念先帝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功不忍一朝驟絕含容不殺省
初念終天子何負大王哉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朝
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于
兄弟哉可不爲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
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
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眾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
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爲
比故自謂可行其契丹自石晉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
受天子建國封土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爲霸主率

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
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
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
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
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恟恟羣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
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置
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
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
及歷試諸艱中外欣戴不血一刀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
有九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
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
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縛眞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爲

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大王建議之初必有離閒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向必下今以強人猛馬犇衝漢地二年于茲漢之兵民蓋有血戰而死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閒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鬪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眾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爲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士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

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
獲精强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
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
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
殺非辜之訓夙夜於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鋒刃之
交相傷必眾且蕃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于大王耳漢兵戰死者
非有罪也忠于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爲妖爲
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爲赤子何蕃漢
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略密學韓公嘗
議其事莫若通問于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多大王
如能以愛民爲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
稱其賢哉一也如眾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

可汗之稱尙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爲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慘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缺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爲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眞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蕃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恤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

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惟大王擇焉不宣仲淹再拜二月韓琦命環慶副總管任福進討敗於好水川奏聞帝震悼夏四月降范仲淹爲戶部員外郎知耀州始韓周等持仲淹書入西界送者禮意殊善行旣兩日聞山外諸將敗亡周等抵夏州留四十餘日元昊俾其親信野利旺榮爲書報仲淹別遣使與周俱還且言不敢以聞烏珠即元書詞益慢仲淹對使者焚其書而潛錄副本以聞書凡二十六紙其不可以聞者二十紙仲淹悉焚之餘又略加刪改書旣達大臣皆謂仲淹不當輒與元昊通書又不當輒焚其報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二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三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好水之敗

慶曆元年春正月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晁宗慤卽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帝取攻策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不如俟春深且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從之旣而元昊遣塞門寨主高延德還延州令見知州范仲淹約和仲淹不聞知朝廷乃自爲書遣元昊諭以禍福於是韓琦聞之謂人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是知我欲大舉而爲款兵之計不然懈我邊防又將入寇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時走馬承受崔宣亦以賊請和事奏上謂輔臣曰賊多詭計欲懈我師爾乃詔逐路益嚴備之二月韓琦行邊至高平元

吳果遣眾寇渭州。偪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將作監丞耿傳參行營軍事。涇原都監桑懌爲先鋒。鈴轄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初夏。竦令尹洙趨延州。與范仲淹議出兵。而仲淹固執前奏。竦又上言。兩路協力。尙恐未能勝虜。而仲淹卻以牽制爲名。止委涇原之師。以嘗寇正。墮賊計。詔以竦奏示仲淹。龐籍亦言。臣度朝議以屯兵已久。上費國力。欲決于攻取。或且汰去冗兵。只留精銳在邊。則數少而費寬。然後乘釁大舉。庶有萬全之策。先是韓琦與判官尹洙詣闕獻入攻元昊之計。欲自鄜延涇原出師。夏竦作大帥。意不甚主。呂夷簡居上弼。天下之務一斷于己。杜衍方副位。樞地深以入攻爲非。呂因謂人曰。自劉平敗覆以來。言羌事者人人震怯。今韓尹健果如此。豈可沮之也。韓尹旣遂請。卽馳驛而西。自畿甸近郡配

市驢乘軍需入關道路曉夜不絕州縣不勝其擾仲淹雖與琦同副帥任已專守延安不預此議及師舉有期仲淹固執不可洙徑趨延安見仲淹圖爲協力仲淹終不從琦已駐鎮戎軍召環慶副總管任福計事卽并諸路將佐聚兵數萬爲出討之計會元昊閱兵折盩會併兵來寇欲逆折官軍之鋒琦謂諸將曰今勇將銳師悉萃於此而賊輒來犯其勝必矣福將行琦授方略令併兵合勢自懷遠城趨得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才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捺龍川遇鎮戎西路巡檢常鼎同巡檢內侍劉肅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賊人羸形誘之時委老弱棄馬羊橐駝牛畜令官軍將獲之眾益喜貪功不可遏琦在壁中左右爭請行亦有不自白而去者追奔逐北惟

恐後時桑懌引騎趨之福亦分兵自將踵後諜傳敵兵少福等因
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朱觀武英爲一軍屯籠絡川隔山
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不使夏人匹騎逸去不知其已陷於
伏中矣路旣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
萬營于川口候者言夏人有砦不多故福等輕之明日癸巳福與
懌至籠竿城北方遇賊大軍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
隆城五里結陣以抗官軍諸將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
於道旁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
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決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
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眾傳山欲據勝地
忽夏人陣中樹鮑老旗懌等莫測旣而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
伏兵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厓塹相覆壓懌肅戰死敵分兵數

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爲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鬪槍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敵乃併兵攻觀英戰旣合珪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千五百陣于觀軍之西渭川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大潰英津珪傳皆死士卒死者萬三百人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向縱射會暮敵引去時涇原部署王仲寶亦以兵來援與觀俱還民垣距福敗處才里許然不相聞也始珪以二千騎爲先鋒自瓦亭至師子堡賊圍之數重珪奮擊多獲首級乘閒叩鎮戎軍請益兵不許止絕糧與之士卒旣飽珪語之曰兵法以寡擊眾必在暮我兵少乘其暮可得志也乃馳入賊一將以鎗直其胸傷右臂珪左手以杵碎其脛又一將復以鎗進珪挾其鎗運鞭

擊死之虜驚遂引去因改涇原都監至是從福入好水川連闕三日諸將俱沒乃東向再拜曰非臣負國力不能也獨有死尔乃復進戰擊殺數百人鐵鞭至撓曲手掌破裂猶奮目若電馬三中箭三易馬最後得其下馬左右馳擊又殺數十人飛矢中其目遂死英知必敗勸傅避去傅不答指顧自若及賊騎大至英又勸傅且歎曰君文吏無軍責奈何與英俱死也觀亦戒傅少避鋒而傅愈前不顧身被數槍乃殞前一夕傅在觀營夜作書遺福以其日小勝前與賊大軍遇深以持重戒之自寫題觀名以致福軍中傅死後或言福之敗由傅督戰太急韓琦得其書上之事始白傅尹洙友也力薦于琦使預謀議洙乃因眾所歸咎作憫忠辨誣二篇以排之是時關右大震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致甚敗琦還至半途陣亡者之父兄妻子數

千人號于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旣而哀慟聲震天地琦不勝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奏聞上震悼皆贈卹有差琦上章自劾乃奪琦一官使權徙知秦州戊戌夏人再寇劉瑤堡未退尹洙遣權環慶路都監劉政將銳卒數千往援未至賊引去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三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四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渭川之變

慶曆元年韓范既各以事去夏四月甲申以陳執中同陝西安撫
經略招討使曹琮副之時夏竦判永興軍執中知軍事議多異同
故分命竦屯鄜州執中屯涇州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
違顧避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至兵變竦又嘗揭榜塞上
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錢五百萬貫爵爲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
賣箔陝西荻箔甚高倚之食肆門外併爲食訖故遺去之至晚食
肆竊喜以爲有所獲也徐展之乃元昊購竦之榜懸箔之端有云
得夏竦頭者與錢兩貫比竦聞之急令藏拵而已宣播遠近矣竦
大慚沮其見輕侮如此初劉石之敗陳琮請籍民爲義軍以張兵

勢于是料簡鄉弓手數萬人賊寇山外還天都卻儀秦屬戶琮發
騎士設伏以待之賊遂引去琮欲誘吐蕃犄角圖賊得西州舊賈
使諭意而沙州鎮國王子遣使奉書願率首領爲朝廷擊賊帝善
琮策故使副執中五月戊午以右班殿直趙珣爲陝西經略安撫
招討都監珣初隨其父振在西邊訪得五路徼外山川邑居道里
利害作聚米圖經五卷韓琦言于帝詔取其書并召珣至又上五
陣圖兵事十餘篇帝給步騎使案陣旣成臨觀之于是陳執中薦
珣爲沿邊巡檢使呂夷簡宋庠共奏用兵以來策士無如珣者卽
擢任之珣自以年少新進未有功辭都監受兵萬人賜御鎧復自
擇偏裨參居涇原兼治籠竿城麻璽党留百餘帳處近塞爲暴珣
白府引兵三萬自靜邊歷擦吳抵木寧襲賊俘獲數千計靜邊將
劉滬後爲賊所掩珣登阪望見縱騎數百復又拔滬之眾以出土

皆歎服六月壬辰詔陝西諸路總管司嚴邊備毋輒入賊界賊至則禦之秋七月丙辰月掩心後星戊午月掩南斗元昊寇麟府二州折繼閔敗之八月戊寅詔鄜延部署許懷德等以兵萬人援麟府麟州言元昊破寧遠砦砦主侍禁王世亶兵馬監押殿直王顯死之焚倉庫樓櫓皆盡復率兵攻府州州城險且堅東南谷有水門崖壁峭絕下臨大河賊緣崖腹微徑魚貫而前城上矢石亂下賊死傷殆盡轉攻城北士卒復力戰傷者千餘人賊乃引退縱兵四掠又復圍豐州麟府二州皆在河外因山爲城最爲險固而麟扼西夏之衝但城中無井唯有一沙泉在城外其地善崩俗謂之抽沙每欲包展入壁而土陷不可城初河東轉運使文洎以麟州餉道回遠軍食不足欲按唐張說出兵故道復通河關未及就而卒及洎子彥博爲河東轉運副使遂通道銀城而州有積粟可

守然其無水如故也至是有戎人謂元昊曰麟州無井若圍之半月卽兵民渴死矣元昊卽以兵圍之數日不解城中素乏水圍旣久士卒渴乏城中大窘有軍士獻策於知州苗繼宣曰彼圍不解必以無水窮我今願取溝泥使人乘高以泥草積飾陴使賊見之亦伐謀之一端也州將從之元昊仰視曰謀謂我無庸戰不三日漢人當渴死今乃有泥以護草積是給我也斬之城下解圍而去乙未元昊圍豐州孤城無援遂陷知州王餘慶權兵馬監押孫吉指使侯秀死之九月庚戌以張亢爲并代鈐轄管勾麟府軍馬公事時元昊已破豐州引兵屯琉璃堡縱騎抄麟府閒二州閉壁不出民乏水飲黃金一兩易水一杯亢單騎扣府州城門關不啟亢曰我新軍馬也出所受敕示城上旣入卽開門縱民采薪芻汲澗谷然賊騎猶時出抄掠漢田亢以州東焦山有石炭穴爲築東勝

堡下城旁有疏畦爲築金城堡州北沙坑有水泉爲築安定堡置兵守之募人穫於外腰鎌與持兵衛送者均其得時禁兵敗北無鬪志乃募役兵夜潛隘道邀擊賊遊騎比明或持首級來獻亢犒勞之衣以錦袍禁兵始暫奮曰我顧不若彼乎又縱使飲博士窘乏幸利皆願一戰亢知可用始謀擊琉璃堡使謀伏賊寨旁草中見老羌方炙羊髀占吉凶驚曰明日當有急兵且趨避之皆笑曰漢兒方藏頭剗閒何敢至此亢知無備夜引兵襲擊大破之斬首二百餘級賊棄堡遁去乃築宣威寨于步駝溝捍寇路然賊自是攻城寇括不已時將校張岳等戰比有功名振一軍卒皆不至顯官以鄜延都監王信爲本路鈐轄兼兩路都巡檢使信初爲鄜延都監始至之夕賊眾號數萬傳城軍吏氣懾不知所爲信領勁兵二千夜出南城門與賊戰不利失其前鋒因按軍不動遲明潛上

東山整軍乘勢而下擊走之追襲大獲而還葛懷敏敗信又出兵拒賊俘斬甚眾先是屯田員外郎河內張旨通判府州州俯山無外城旨將築之州將曰吾州據險敵必不來旨不聽城垂就寇大至乃聯巨木補其罅守以強弩州無井賊斷河飲路旨夜開門擊賊少卻以官軍壁兩旁使民出汲復以渠泥覆草積督居民乘城力戰賊死傷者眾遂解去壬申遷旨都官員外郎鄜州都監王凱數破賊有功賊圍麟州乘城拒鬪晝夜三十一日始解去累遷麟府路沿邊都巡檢使與同巡檢府谷張崑護糧道于青眉浪賊大至與崑相失乃分兵出其後來擊之復與崑合斬首六十五級又入兔毛川遇賊眾三萬凱以兵六千陷圍流矢中面鬪不解至暮賊潰又斬首百八十六級自蹂踐死者以數千遷南作坊副使時元昊遣兵分屯要害以絕麟州餉道楊偕請棄河外保合河津帝

不許會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擊賊琉璃堡破之又戰于柏子砦
及兔毛川皆勝癸酉降并代副署王元鈴轄康德輿榻懷志等官
先是賊圍府州德輿等案兵不出但移文轉運副使彥博藉民輦
運至境以俟德輿終不敢出及豐州陷才出屯州城外數里三日
而還居民望見以爲寇復至皆棄其所齎入保城郭彥博以其事
間故責及之然止坐不出戰其它則朝廷不悉聞也 冬十月命
知并州楊偕速修復寧遠寨遂築建寧等五堡十餘柵以援麟州
河外始固甲午夏竦陳執中罷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以
韓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各兼經略
安撫招討使詔分領之自元昊反延州陷金明承平塞門安遠柵
柵寨破五龍川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餘萬無壁
壘皆散處城中畏籍嚴無敢亡去金明西北有渾州川其土平沃

川尾曰橋子谷爲敵出入隘道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于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募民耕植得粟以濟軍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取虜所据地築清水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爲助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嚮導後雖首露猶懷去就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爲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南通鳳州華州池北接白豹金湯種落彊悍而善耕且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一日擁兵出諸將隨之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所往至于版築之用大小畢具旬日城成卽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旣成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

寇盜益少詔賜名曰大順城環州屬羌明珠滅滅二族兵各萬餘人皆附賊仲淹又請復細腰城葫蘆泉諸砦招致二族以扼賊又復近羌千三百餘帳葛懷敏之敗定川也關中民竄匿山谷乃率部下兵赴援而募兵關中人心始安仁宗聞定川之敗頗以西方爲憂謂近臣曰若得仲淹出援涇原可無慮矣及聞其出師甚喜仲淹在邊以長子純佑爲監簿純佑自幼警悟明敏過人時年方冠與諸將卒錯處鉤深摘隱得其材否仲淹所料事純佑必先知之人或言純佑善能出神凡虜情幾事皆預遙知蓋出神之虜廷得之仲淹每制勝料敵如神者純佑之力也自後出神爲人所驚故神觀不足未幾而亡年亦甚少

二年春三月仲淹巡邊知環州屬羌多密與元昊相通以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詔從

其請有牛奴訛者素倔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言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羌可失期耶遂緣險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尙臥大驚起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曰今而後惟公所使皆感激心服又有兀二族受賊僞職世衡遣人招之不至命蕃官慕恩出兵討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戊子降詔獎諭知延州龐籍等以興修橋子谷寨成也夏五月癸卯朔徙張亢爲高陽關鈐轄初麟州猶未通饋路閉隔救亢自護南郊賞物送麟州賊旣不得抄隨以兵數萬趨柏子寨邀我歸路亢所將才三千人亢激怒之曰若等已陷死地前鬪則生不然爲賊所屠無餘也士皆感厲會天大風順風擊之斬首六萬餘級奪馬千餘匹乃修建寧寨賊數出爭遂

戰于兔毛川亢自以大陣抗賊而使驍將張崑以短兵彊弩數千
伏山後亢以萬勝軍皆京師新募疲更不能戰賊目曰東軍素易
之而虎翼卒勇悍陰易其旗以誤賊賊果趨東軍而值虎翼卒搏
戰良久發伏賊大潰斬首二千級不踰月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
鎮川五堡麟州路始通朝廷慮遼渝盟徒亢高陽是月范仲淹城
白豹金湯 秋閏九月辛未朔先是元昊聲言入寇攻鎮戎軍王
沿命副總管葛懷敏督諸砦兵禦之己卯至瓦亭寨遣本寨都監
許思純環慶都監劉賀以蕃兵五千餘人爲左翼天聖寨主張貴
爲殿後戊子進屯五谷口知鎮戎軍曹英涇原路都監趙珣西路
都巡檢李良臣孟淵皆自山外來會沿邊都巡檢使向進劉湛爲
先鋒趙瑜總奇兵爲援及大軍次安邊寨給芻秣未絕懷敏卽離
軍夜至開遠堡北一里而舍庚寅領大軍自鎮戎軍西南又先引

從騎百餘以前走馬承受趙政以爲距賊近不可輕進懷敏乃少止晚趨養馬城曹英及涇原都監李知和王保王文鎮戎都監李岳西路都巡檢使趙璘等分兵屯鎮戎城西六里夜則入城自守凡三日至是亦趨養馬城見懷敏聞元昊徙軍新濠外乃議質明掩襲趙珣謂懷敏曰賊遠來利速戰宜依馬欄城布柵扼賊歸路固守鎮戎以便餉道俟其衰擊之可必勝不然必爲賊曹所屠懷敏不聽命諸將分四路趨定川劉湛向進出西水口趙珣出蓮花堡曹英李知和出劉璠堡懷敏出定西堡既而知和與英督軍夜發辛卯劉湛向進行次趙福新堡遇賊戰不勝保向家峽而趙珣曹英李良臣孟淵等將趨定川懷敏且令援趙福堡未行諜言賊已屯邊壕上復召珣等入定川會李知和麾下蕃落將報賊五千人列定川寨北頃之王文李知和定川寨主郭綸又報已拔柵踰

壕懷敏命趙珣與其子宗晟先行日幾午懷敏入保定川寨賊毀版橋斷其歸路別爲二十四道以過軍環圍之又絕定川水泉上流劉賀率蕃兵鬪於河西不勝眾潰懷敏爲中軍屯寨門東偏曹英等陣東北隅賊四面俱至先以銳兵衝中軍不動回擊曹英會黑風自東北起部伍相失陣遂擾士卒攀城堞爭入英面被流矢仆壕中懷敏所部兵見之亦奔駭懷敏爲眾所擁蹂躪幾死輿至甕城久之乃蘇懷敏選士據門橋揮刀手以拒入門者趙珣等擁刀斧手前鬪及以騎軍四合禦賊賊眾稍卻然大軍無鬪志趙珣累馳入勸懷敏還軍中是夕賊大聚圍城四隅臨西北呼曰爾得非部署廳上點陣圖者邪爾固能軍乃入我圍中今將何往夜四鼓懷敏召諸將計議莫知所出遂謀結陣走鎮戎軍趙珣請白籠竿城往彼無險且出賊不意眾不從及旦懷敏束馬東南馳二里

許至長城壕路已斷賊周圍之懷敏及諸將曹英等十六人皆遇害軍士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餘匹悉陷于賊懷敏子宗晟與郭京等還保定川時韓質等領軍數千保蓮花堡劉湛等領軍一千保向家峽皆不赴援于是賊長驅直抵渭川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屠掠居民而去邠涇以東皆固壘自守時天陰晦者十日人情慘沮范仲淹自將慶州兵來援知涇州滕宗諒大設牛酒犒迎于是士卒感發邊民稍安自劉平敗于延州任福敗于鎮戎懷敏敗于渭川敗聲益振然所以復守巢穴者蓋鄜延路屯兵六萬八千環慶路五萬涇原路七萬秦鳳路二萬七千有以牽制之故也事聞時呂夷簡復居相位語人曰一戰不及一戰可駭也冬十月贈涇原路副都署葛懷敏官謚忠隱涇原鈐轄曹英以下十六人亦並贈官有差十一月壬申黑氣貫北斗辛巳以韓琦范仲淹

龐籍爲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置司涇州會仲淹附王懷德入奏
乞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
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
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可
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鳳州
用滕宗諒總之渭川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策琦與仲淹在兵間
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
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能輒犯邊境邊境人爲之謠
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是冬元昊求納款請歲入烏白池青白鹽十萬石售於縣官不許
先是种世衡不利於定州以仲淹爲領兵援初關右人心搖動及
見仲淹耀兵號令整飭人心遂安相賀曰邊上自有龍圖公爲長

城吾屬何憂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四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五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二廂被聞

慶曆元年夏六月詔西邊嚴備初陝西經略判官田況上兵策十四事有曰賊將野利剛浪陵遇乞之徒分廂主兵皆近漢界出入從者不過一二人若能陰募死士陷習碎首去賊之手足但朝廷不惜美官重賂則功豈難圖

三年春正月种世衡已自青澗知環州乃設閒始元昊分山界戰士爲二廂命兩將統之野利統明堂左廂遇乞統天都右廂二將能用兵山界人戶善戰元昊倚爲腹心中閒劉平石元孫任福葛懷敏之敗皆二將之策也方种世衡在青澗時卽謀有以去之有悟空寺僧光信者青澗人本姓王落魄耽酒趨勇善射習知虜中

山川邊人謂之王和尚多往來蕃部中世衡察其堅樸誘令冠帶
因出師以賊級予之白於帥府使爲嚮導授三班借職充經略司
指使且力爲辦其家事凡屋室騎從衣食之具悉出世衡光信感
恩旣深一日世衡忽怒謂光信曰我待汝如此而陰與賊連何相
負也拽下械係極楚極其苦楚凡一月濱於死者數矣光信終不
伏曰光信丈夫也公聽奸人言欲見殺則死矣終不以不義自誣
毅然不顧雖不勝其苦卒無一詞怨望世衡知可任事居半年召
光信謂之曰吾將以事使汝吾戒汝所不言其苦雖有甚于此者
汝能爲卒不言否光信泣對曰蒙將軍恩教致身榮顯常誓以死
報而未知其所況敢辭捶楚乎世衡乃草遺野利書書詞大抵如
世閒問起居之儀惟以數句隱詞如嘗有私約而勸其速行之意
於尺素且膏以蠟臨發復召飲之酒而謂曰塞外苦寒吾爲若

一襖可衣之以行回日當復以歸我因置書於襖閒密縫之告光信非濱死不得洩如洩之當以負恩不能成吾事爲言并以畫通一幅棗一部爲信俾遺野利光信受教始及出界卽爲邏兵所得送野利處致世衡命出棗龜投之野利知見侮笑曰吾素奇种將軍今何兒女子見識度光信別有書光信佯目左右旣而答以無有野利不敢匿乃與光信自所治以歸元昊鎖光信囚于地牢數日元昊召野利與光信俱西北行數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先詣一官寺曰樞密院曰中書有數胡人雜坐野利與焉召光信延詰世衡書問所在光信堅執前對稍稍去巾櫛加執縛至于捶楚極苦光信終不易其言又數日召入一官寺廳事廣楹皆垂斑竹箔綠衣小豎立其左右光信意以爲元昊宮室也少頃箔中有人出又以前問責之曰若不速言死矣光信對如前遂縛光信拷掠千

餘至脇以兵刃光信終言無它乃命曳出誅之光信大號且言曰
始將軍遣光信密遺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洩今不幸空死不了將
軍事吾負將軍吾負將軍箔中急使人追問之光信具以對乃褫
其襖取書以進書入移刻始命光信就館優待以禮元昊於是疑
野利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于世衡世衡知元昊所遣未卽見
命屬官曰館勞之問虜中山川地形其在興州左右者言之則詳
在野利所部多不能悉適擒生虜數人因令隙中視之生虜能言
其姓名果元昊使世衡意決乃見之使者傳野利語世衡謾罵元
昊而稱野利有心內附乃厚遣使者曰爲吾語若主速決毋遲留
也使者歸元昊大怒自此奪野利之兵旣又殺之世衡知謀已行
因并欲閒遇乞遇乞者又嘗爲元昊謀主守天都山號天都大王
與元昊乳母白姥有隙會歲除日天都引兵巡邊深涉漢境數

白姥乘閒乃譖其欲叛元昊疑之世衡嘗得蕃酋之子蘇吃曩厚
遇之聞元昊嘗賜遇乞寶刀而吃曩之父得幸於天都世衡因使
吃曩竊天都利刀許之以緣邊職任錦袍真金帶吃曩得刀以還
世衡乃倡言天都已爲白姥譖死設祭境上爲祭文敘歲除日相
見之歡多述天都與野利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其文書之於
版雜紙幣中入夜乃火燒紙錢川中盡明虜見火光引騎近邊窺
覘伺有虜至急焚之版字不可遽滅乃佯委祭具而銀器凡千餘
兩悉棄之虜人爭取器皿得元昊所賜刀及香鑪中見祭文已燼
尙存數十字元昊得之又識其所賜刀遂賜天都死天都有大功
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猜貳至不能軍元昊旣失二將久之始悟爲
世衡所賣遂定講和之策

鑑按此事長編載世衡長子古於皇祐元年詣闕訟父功爲屬籍所掩龐因爲

辯析今不取但以沈氏筆談爲正

光信後歸盡得虜中事以報朝廷錄其勞補右

侍禁歸姓爲王崧後官至諸司使世衡又嘗以非罪怒一蕃落將杖其背僚屬爲之請莫能得其人杖已卽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洞得其機事以歸眾乃知世衡用其爲間也羌酋有蘇息慕恩者部落最强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慕恩飲出侍姬以佐之旣而世衡起入內潛於隙中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邪卽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及卒羌酋臨者數日青澗及環人圖其像而祀之上嘗降詔曰邊臣如此朕復何憂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六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曩霄受款

慶曆元年元昊雖數勝然死亡瘡痍者亦殆半人困於點集則力不給國中爲十不如之謠以怨之又誅殺不常肘腋數反終不能大斥境土而中國兵益練習名將稍出頗究知敵中情狀元昊始欲臣矣 冬十月壬寅張方平疏今賊中尺布可直錢數百以此揣賊情安得不困十一月右正言吳育言元昊名爲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窮漠之外服叛不常且已僭輿服誇示酋豪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撫而收之十二月密詔知延州龐籍招納元昊元昊苟稱臣雖仍其僭號亦無害若改稱單于可汗則固大善籍以爲元昊驟勝方驕若中國自遣

人說之彼益偃蹇時西鄙用兵日久帝心亦厭之

二年秋閏九月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黃鼠食稼且天大旱元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剛浪陵遇乞兄弟言公方持靈夏兵儻陰圖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野利剛浪陵遇乞者三人皆元昊黨有材謀剛浪陵卽旺榮也親信用事時邊臣多欲以謀閒之會剛浪陵令浪埋賞乞媚娘等三人

按東都事略作旺榮

與弟旺令鬼名壞臥譽諍三人未知孰是

列名爲書詣知青澗城种世衡請降欲議罷

兵以款我師世衡知其詐不若因以爲閒使悟空寺僧王光信至野利處語在二廂受閒紀事元昊于是頗疑其臣之貳己乃遣其教練都使李文貴以剛浪陵旨至青澗報世衡且言不達所遺書意豈欲通和平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實便于和世衡以告龐籍籍疑其詐留文貴青澗城數月賊果大入敗懷敏于定州于是

籍自青澗召文貴至謂之曰汝之先王及今王之初皆不失臣節汝曹忽無故妄加之名使彼之民肝腦塗地皆汝羣下之故也我國家富有天下雖偏師小衄未至大損汝一敗則社稷可憂矣汝歸語汝王若能悔過稱臣朝廷所以待汝王者禮數必優于前文貴頓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願也籍乃厚贐使還報時元昊國中疲困欲納款而恥先言及文貴還具述籍意乃出王光信禮之甚厚使與文貴復持旺榮等書來抵籍議和籍嫌其言不遜未敢復書請于朝時朝廷厭兵且議招懷使籍以書許其和而稱旺榮爲太尉籍復請曰太尉天子上公使旺榮稱之則元昊不可得臣矣今其書自謂寧令或謨寧令皆虜中官稱于義無嫌詔從籍言旣而旺榮等又以書來欲仍其僭號而稱臣納款籍曰此非邊臣所敢知也時方議修涇原城寨籍恐元昊敗其功故與往復計議不

絕其請旣而元昊仍使李文貴至延州議和然猶倔强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可屈服乃報之此非邊臣所議宜遣人自請詔籍復許之

三年春正月辛卯建渭州籠竿城爲德順軍用王堯臣議也初元昊反以堯臣爲陝西體量安撫使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到某路宜急爲備至於諸將可用者二十餘人皆爲名臣癸巳元昊知朝廷許和有緒乃遣僞六宅使伊州刺史賀從勛來納款先隴籍因李文貴還答旺榮書約以元昊自奉表削僭號始敢聞于朝廷于是文貴與從勛持元昊書至保安軍其書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曩霄上書父大宋皇帝兀卒譯言卽吾祖也但稱其新所改名曩霄而不稱臣從勛又致遼使人諭令早議通和之意又言本國自有國號無奉表體式其稱兀卒蓋

如單于可汗之類若南朝使人至本國坐蕃宰相上元卒見使人時離雲牀問聖躬萬福籍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猶稱臣今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勛因請詣闕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而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乃具以問且言元昊詞稍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願聽從勛詣闕更選使者往其國申諭之彼必稱臣凡求丐之物當力加裁損時元昊與遼有釁故請款塞而當時議邊事者虛揣貶度迄不得其要領二月庚戌右正言梁適使延州與龐籍議所以招懷元昊之禮於是許賀從勛赴闕乙卯范仲淹韓琦言元昊如大言過望爲不改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詞厚禮從元卒之稱亦有大可防者三夏四月癸卯朝廷以元昊名分未正使僉署保安軍判官事邵良佐假著作郎與從勛至夏州更議之先是良佐與賀從勛詣闕館於都亭西

驛承受使臣取元昊書至中書樞密院諭從勛以所齎來文字名體未正名上一字又犯聖祖諱不敢進卻令齎回其稱男情意雖見恭順然父子亦無不稱臣之禮自今上表只稱舊名朝廷當行封冊爲夏國主賜詔不名許自置官屬其宴使人坐采殿之上或遣使往彼一如接見契丹使人禮如欲差人於界上承領所賜亦聽之置榷場于保安軍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生日與十月一日賜資之許進奉乾元節及賀正其沿邊興復寨柵並如舊仍命良佐與從勛等往議之其大臣或謂良佐曰今茲用兵如富者與貧者賭博貧者只宜常勝使富者勝貧者必匱其不遜如此元昊又語眾曰我求罷兵而南朝不許用此以歸怨激眾 秋七月乙酉元昊復遣如定聿捨等與邵良佐俱來所要請凡十一事其欲稱男而不爲臣猶執前議也歐陽修言聞朝廷欲以毅中丞任顥

館伴元昊所遣來人間邵良佐昨來自彼僅免屈辱而還今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官館待送置驛中不須急問至於監視饋犒傳道語言一了事班行足矣不從諫官蔡襄言元昊始以元卒之號爲請邵良佐還欲更號吾祖足見羌戎悖慢之意縱使元昊稱臣而上書自稱曰吾祖朝廷賜之書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曾鹽鐵判官任顥爲館伴一切折以大義使者詞屈八月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以大理寺丞張子奭爲祕書丞與右侍禁王正倫使夏州冬元昊復遣其臣孫延壽等繼來議和及歲幣時元昊已稱臣而猶欲自賣買及以書幣通中國增歲賜至三十萬詔惟許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砦博易用牛羊馬駝氈褐禁青鹽生局之部更不得侵犯增歲賜絹銀茶絲共二十五萬五千如欲於界上承所賜亦聽其議乃顥所陳者朝廷因元昊請和遂召韓琦范仲

淹爲樞密副使命知永興軍鄭戡代之時元昊猶倚契丹邀索亡
厭戡至巡邊至鎮戎軍趣蓮花堡天寒與將佐置酒高會元昊方
擁兵近塞會暮塵起有報賊騎至戡曰此必諸將按邊回爾非賊
騎也已而果然元昊謂其下曰我已遣人使稱臣朝廷何爲復用
此公護諸將邪及疆事少寧卽還知永興而晏殊等厭兵將一切
從之琦力陳不便帝嘉納之

四年夏五月丙戌元昊始稱臣自號夏國主復遣其臣尹與則楊
守素來議事且上誓表言兩國不通和好已歷七年邊陲屢經久
敵今立誓之後其前掠奪過將校及蕃漢人戶各更不取索自今
緣邊蕃漢人逃背過境不得遞相襲逐酬賽並逐時送還宥州保
安軍無或隱避臣近者以本國城寨進納朝廷其係栲栳鎌刀南
安承平四處地分及他處邊境見今蕃漢人戶住坐之處並乞以

蕃漢爲界仍于本界修築城堡各從其便朝廷每年所賜絹一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三萬斤進奉乾元節回賜銀一萬兩絹一萬匹茶五千斤進奉賀正回賜銀五千兩絹五千匹茶五千斤每年賜中冬時服銀五千兩絹五千匹並賜臣生日禮物銀器二千兩細衣著一千匹伏乞無致改更臣更不以他事輒干朝廷只今本國獨進誓文不合亦乞領賜誓詔蓋欲世世遵承永以爲好黨君親之義不存臣子之心渝變使宗祀不永子孫受誅其誓表伏請藏于盟府先是韓琦范仲淹並對上四策曰元昊定川之戰作僞詔誘邊人欲定關中蓋漢多叛人陷於窮漠必以苻秦元魏事游說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可如其意乃知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爲賊謀也其三曰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惟橫山一帶人馬精勁悅習戰鬪與漢

界相附每入寇必爲前鋒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爲三軍觀賊之隙使三軍互掠於橫山元昊若失橫山之勢可謂斷去右臂此攻策之得也至是諫官余靖亦言景德中契丹舉國深入先帝與之對壘河上止以三十萬通和今元昊解仇與物遂至二十六萬且元昊書其名雖順其詞甚悖自言通和之事非其本心今與物雖多豈敢撤備又契丹聞元昊得物之數寧不生心凡元昊所求不宜盡許惟審計之不從是月鄜延經略司言西賊寇青澗城宣武副都頭劉岳等與之戰敗之九月元昊復遣楊守素來議事冬十月庚寅賜西夏詔曰勅省所進誓表事具悉朕臨制四海廓地萬里西夏之土世以爲昨今乃納忠悔咎表於信誓質之日月要之鬼神及諸子孫永無渝變申忱覆懇朕甚嘉之俯閱來誓一皆如約所宜明諭國人藏書祖廟自今以往永保安和十二月乙

未遣祠部員外郎張子奭等冊元昊爲夏國王更名曩霄其詞曰
維慶曆四年歲次甲申十二月戊子朔二十四日辛亥皇帝若曰
於戲昔夏后薄四海建方伯化克乂安漢氏載甲令胙萬國德以
長楸何則外爲余屏既有以效其績內信厥賞亦所以異其寵今
茲錫命是焉稽古咨爾曩霄沈毅而敏靖恭以柔撫爰有眾保于
右壤惟爾考一其心力服勤王事寵以書社光啟乃邦我國家歲
時賚賜使介存恤著在盟府號爲懿勳洎爾承嗣率乃舊服向以
稱謂非正疆侯有言鄙民未孚師兵久戍而能追念前旨自歸本
朝騰章累請遣使遜道忠悃內奮誓言外昭要質天地暴情日月
朕惟春秋功除之法易象復順之常嘉其自新待以殊禮況繼世
維烈委質有初推顯舊勞開迪大順是用錫以典冊副之印綬今
遣尙書祠部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延

州都監張士元充副使持節冊命爲大夏國王永爲宋藩輔夫濟美莫若孝奉上莫如忠保人禁暴克綏爾功朕固不忘底定於西陲也往欽哉其光膺寵命可不慎歟仍賜御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冊以漆書竹簡賜金塗銀印文曰夏國主印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勅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買賣宴坐朵殿朝廷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置權場于保安軍及高平砦第不通青鹽子夷旣行尋有詔卽所在止之候契丹使至別議十二月余靖使遼還知契丹已與夏和乃遣子夷遂事命國子博士高良夫等會夏人畫疆界然朝使往止留館宥州終不復至興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

五年春二月壬辰夏國主曩霄初遣使來賀正旦自是歲以爲常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夏國雖復稱臣其令邊臣益練毋得輒弛邊

備三月樞密副使龐籍言曩霄已受封冊望早令延州保安軍立
定封界 夏四月夏國主曩霄初遣使來賀乾元節自是歲以爲
常聞五月丙午夏國主遣使謝冊命 秋八月癸酉詔夏國比進
誓表惟延州保安軍別定封界自餘皆如舊境其令陝西河東嚴
戒邊吏務守疆土無得輒有生事鄰廷經略司言夏國未肯明立
封界詔保安軍移文宥州令遵守誓約指揮 冬十月辛未始班
曆于夏國

六年春正月己丑賜夏國主詔曰向膺典冊昭啟國封方踰歲月
之周自固丹青之信忽披奏牘且覽繪圖具詳忠順之誠務爲悠
久之計爰因敷請亦盡輸陳去冬嘗有邊屬戶蕃部先沒在西界
不因招誘而歸骨肉住坐本不係逃背之人兼誓詔所不載適因
來奏更設誓條已勅邊臣自今如有逃過漢界雖係舊邊戶亦不

爲容納其緣邊封境只以誓詔所載爲定其堅永好以副朕懷
夏四月甲戌賜詔曰自膺典冊已歷歲年敦守信盟確然不易朕
於君臣之義尤篤初終昨詔自今更有人民逃過漢界雖係舊屬
戶蕃部亦不容納卽當部送本處今所請欲以此一事附入前來
誓詔用以祕藏以彰悠遠朕嘉從國主之意兼所益事條已頒下
邊將遵守彼所睹聞更在嚴飭曷吏勿縱侵犯安民保福以示無
窮 秋九月甲午賜詔曰嚮受冊封備觀誠節心旣傾于忠順誼
益保於悠長比閱奏函尙陳曷事斯則前皆立制已有定規然其
閒或有事理更須通曉今差尙書刑部員外郎張子奭於保安軍
計會差來人將邊界事節面更商議 冬十月丁未朔詔比遣張
子奭往延州與夏國議曷事其豐州地當全屬漢界或所議未協
聽以橫陽河外向所侵耕四十里爲禁地若猶固執卽以橫陽河

爲界初夏國旣獻臥貴癰移已布等九寨又納豐州故地欲以沒
寧浪等處爲界下河東經略鄭戩戩言沒寧浪等處並在豐州南
深入府州之腹若如其議則麟府二州勢難以守直宜以橫陽河
爲界帝乃以戩所上地圖付子奭往議之十一月己卯遣著作佐
郎楚建中往延州同議夏國封界事以張子奭道病故也卽以建
中管勾廊延經略司機宜時元昊納款建中數白主帥請備之乃
命建中築安定黑水等八堡以按東路之衝元昊犯邊以廊延有
備不敢入

建中事見合璧事類
作哲宗實錄疑有誤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六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七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甯令弒逆

慶曆八年春正月辛未夏國主曩霄殂曩霄凡五娶一曰遼興平公主遼太平十一年興宗卽位以興平公主下嫁李元昊以元昊爲駙馬都尉蓋遼眞宗之姊也元昊待之甚薄因病被脫元昊亦不視之眞宗雖忿恨然亦無如之何重熙七年四月己巳遼以興平公主之薨遣北院承旨耶律庶成持詔問夏國王李元昊公主生與元昊不睦沒詰其故亦但慰問而已二曰宣穆惠文皇后沒藏氏生諒祚三曰憲成皇后野力氏四曰妃沒咿氏五曰索氏或曰曩霄凡七娶而後房所愛者不與焉一曰米母氏舅女也生一子以貌類它人殺之二曰索氏三曰都羅氏早死四曰咩迷氏生

子阿理謀弑曩霄爲臥香乞所沈於河並殺咩迷氏五曰野利氏
遇乞從女也願長有智謀曩霄畏之戴金起雲冠令它人不得冠
生三子曰寧明喜方術從道士學辟穀氣忤而死次甯令哥甯令
者華言大王也國語謂歡喜爲甯令亦兩岔河名也母沒藏氏從
元昊出獵至此而生因以名焉曩霄以貌類已特愛之以爲太子
次薛埋早死後復納沒移皆山女營天都山以居之野利之族宣
言曰吾女嫁二十年止故居而得沒移女乃爲修內曩霄怒會有
告遇乞兄弟謀以甯令哥娶婦之夕作亂者曩霄遂族遇乞剛浪
凌城逋等三家旣而野利氏訴我兄弟無罪見殺曩霄悔恨下令
訪遺口得遇乞妻閭于三香家後與之私通野利氏覺之乃出之
爲尼號密藏大師六曰耶律氏七曰沒藏氏爲沒藏訛隄之妹初
欲爲甯令哥妻曩霄見其美自娶之號爲新皇后元昊愛之後乃

生諒祚者也甯令哥之母野利氏旣怨曩霄之移愛於沒藏而甯令哥亦憤怒諒祚之母之兄沒藏訛噍者亦黠虜因勸甯令哥以弑逆之謀會野利氏欲除沒藏授戈于甯令哥使圖之甯令哥聞入曩霄之室猝與曩霄遇遂刺之不殊劓其鼻而去匿大佐沒藏訛噍家爲訛噍仆而梟之明日曩霄因鼻創死年四十六曩霄旣死國人謚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墓曰泰陵二十五日賜夏國主贈贈詔曰詔夏國主喪葬之儀孝子之大節贈賻之禮國家之至恩眷惟忠順之邦宜厚哀榮之恤緬惟荼毒深用惻傷俾遣使車勉膺慰錫今差文思使張惟忠充弔慰使兼賜安葬故母物色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沒藏氏者旣娠而曩霄死乃爲尼寓於興州之戒壇院曩霄遺言立從弟委格寧令其大酋諾伊尙都等與沒藏訛噍議所立

沒藏大族也訛唃爲之長眾欲如遺言立委格寧令沒藏訛唃獨弗許曰委格寧令非子且無功安得有國諾伊尙都曰國今無主然則何所立不然爾欲之乎爾能保有夏土則亦眾所願也訛唃曰予何敢哉夏自祖考以來父死子繼國人乃服今沒藏尼振先王之遺腹幸而生子則可以嗣先王矣誰敢不服眾曰然遂立沒藏尼爲太后曩霄死三月而生男是爲諒祚以毛惟昌高懷正之妻更乳之而政在沒藏氏惟昌懷正皆中國人本遇乞帳下故親待之已而懷正貸銀夏人惟昌竊衣曩霄所與盤龍服皆爲訛唃所族二月夏遣使楊守素來告其主曩霄之喪時京西轉運使任顥適奏計京師乃仍命顥爲館伴顥問守素曩霄所以死守素不能對訖還不敢肆命開封府判官曹穎叔爲祭奠使六宅使鄧報信爲弔慰使賜絹布羊米麪酒如例夏亦遣使告於遼遼遣使夏

慰奠 夏四月己巳冊諒祚爲夏國主以祠部員外郎任顥等爲冊禮使諒祚生甫三月諸將未和議者請因諒祚幼弱母族專國以節鉞啖其三大將使各有部分以披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帝乃遣使冊時夏人方圍慶陽琳復止詔使於鄜曰敵人貪此可紓慶陽之難乃具禮幣賜予之數移報之果喜卽日迎冊使而慶陽之圍亦解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七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八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南壁債軍

慶曆二年春二月知保州王果言遼人潛與元昊相結謀興師請
豫備因詔北邊戒嚴三月己巳遼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
士劉六符來求關南之地且問興師伐夏之故其書略曰李元昊
於北朝爲甥舅之親設罪合致討曷不以一介爲報儻思久好共
遣疑懷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割之縣見歸敝國亦共康黎元
之意也 夏六月富弼使遼遼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弼曰塞雁
門者備元昊也

三年春正月辛未遼遣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敵烈樞密院都承旨
王惟吉諭夏國與宋和並遣使來言元昊欲歸款癸巳元昊上書

請和 夏四月庚子夏遣使進馬馳於遼 秋七月庚寅元昊遣使上表于遼請出師南伐遼主不從時元昊遣呂你如定至宋講和已有成說矣遼遣使來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答禮部郎中吳育因上疏曰契丹受恩爲日已久不可納一叛羌失繼世兄弟之歡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絕力屈而歸我我所疑也若無佗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款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能投謝轅門卽聽內附若猶堅拒當爲討之如此則彼皆不能歸罪我矣於是召兩制出契丹書令兩制同上對不易育議冬十月壬子遼以夏人侵党項遣延昌宮使高家奴讓之元昊辭不報自稱西朝謂契丹爲北邊又言請戢所管部落所貴不失兩朝歡好遼主旣以强盛夸於中國深恥之

四年夏四月甲寅遼南院大王耶律高十奏党項等部及夾山部

落呆兒族八百戶叛附夏國丙辰西南招討都監羅漢奴詳穩幹
魯母等奏山西郡族節度使屈烈以五部叛入西夏乞南北府兵
援送實威塞州戶詔富者遣行餘留屯天德軍遼復命耶律侯哂
巡西邊沿河要地多建城堡以鎮之五月壬戌朔遼羅漢奴奏所
發部兵與党項戰不利招討使蕭普達四捷軍詳穩張佛奴歿于
陣李元昊來援叛黨戊辰遼詔徵諸道兵會西南邊以討元昊丙
戌元昊始來稱臣自號夏國主復遣尹與則楊守素來議事先至
延州道元昊語曰朝廷果欲議和但當下輸本國何煩遠求契丹
六月元昊遣使窰邑改乞援於阻卜今準布阻卜酋長烏八遣其子
執窰邑改以聞於遼且乞以兵助戰許之甲午遼主駐永安山以
將伐元昊秋七月癸未遣使耶律元衡來告宋曰請爲中國討
賊愼無與和也時朝廷欲加元昊封冊而遼使適至帝疑遼與元

昊同謀以見欺欲調發爲備召羣臣議之富弼言契丹實有怨于元昊耳保無他也余靖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戊戌以右正言余靖如遼爲回謝使致贐禮且觀其誠否其復書略曰若以元昊於北朝失事大之體則自宜問罪或謂元昊于本朝稽效順之故則何煩出師矧延州昨奏元昊已遣楊守素將誓文入界儻不依初約則猶可沮還如盡遵承則亦難卻也因留夏國封冊不發是月夏遣使朝於遼八月乙未遼以夏使對不以情羈之丁巳夏復遣使如遼詢以事宜又不以實對答之九月壬申遼主乃舉眾西伐自雲州西約五百里夾山之側會大軍于九十九泉以皇太弟重元北院樞密使韓國王蕭惠將先鋒東京留守趙王蕭孝友率師以從國內騷動糧餽相繼先是契丹預峙芻茭以備冬元昊密令人焚之殆盡兵多餓死冬十月遼興宗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

城遣弟重元將騎兵七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騎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河長驅又以蕭朮哲將衛兵耶律義先爲十二行紮都監庚寅祭天地丙申獲党項偵人射鬼箭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以待惠與元昊戰于賀蘭山以古迭爲先鋒夏人伏兵掩之古迭力戰麾下士多沒乃單騎突出遇夏王李元昊來圍勢益急古迭馳射應弦輒仆躍馬直擊中堅夏兵不能當捕乃還營迭里得亦將偏師首入敵境多所俘掠元昊見契丹兵盛丁酉上表謝罪退師十里己亥元昊遣使如遼欲收叛黨以獻從之辛亥元昊遣使且進方物遼主詔北院樞密副使蕭革迂之壬子軍于河曲革言元昊親率党項三部以待罪遼命革詰其納叛背盟之故元昊伏罪時兩甄各據山巖兵相待曩霄親奉卮酒爲壽大合樂仍折箭爲誓遼主亦賜元昊酒許其自新遣之遼主欲還

蕭惠曰元昊忘奕世恩萌姦計車駕親臨不盡歸所掠天誘其衷使彼來迎天與不圖後悔何及且大軍旣集宜加討伐不可許和先是元昊與遼兵戰屢勝而契丹至者日益眾元昊望之大駭曰何如此之眾也乃使人行成退數十里以避之契丹不許引兵壓西師而陣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藉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飢士疲因縱兵急攻惠營詰旦癸丑遼督數路兵掩襲夏人列拒馬於河西蔽盾以立惠擊敗之元昊走惠麾先鋒及右翼邀之夏人千餘潰圍出遼師逆擊大風忽起飛沙眯目軍人乘之蹂踐而死者不可勝計元昊乘勝攻南壁遼師大敗遼主從數騎走幾不得免元昊命勿追初元昊獲遼人輒剗其鼻有奔北者惟恐追及遼主之免也伶官羅衣止之曰且觀鼻在否遼主怒以爲笑

繫帳後將殺之旣而元昊入樞密使蕭孝友砦執駙馬蕭胡覲以
去丁巳元昊遣使以先被執者來歸遼亦遣所留夏使還之遼主
懼爲宋所知乃出勝幽州稱元昊歸款以自夸大其略曰元昊曩
自先朝求爲鉅援據一方之裂壤迨三世以襲封又曰鴟音易變
犬態多端忘牢養之深恩恃狂悖之兇性擅誘邊俗巧謀歡鄰罪
旣貫盈理當難赦是用躬驅銳旅往覆危巢方邇賊庭乞修覲禮
云云然燕人皆知其妄我之謀者又見其輿尸重傷者自西相繼
而至其敗益明十一月辛酉遼主第將校功罪欲誅蕭孝友以太
后救免是役也耶律宜新一軍獨全甲子班師十二月遼遣同知
點檢司事耶律裊履奉詔索駙馬都尉蕭胡覲于夏三返戊申蕭
胡覲自夏歸于遼

五年春正月丙子遼遣使來告討夏人回時夏人乞款於遼遼主

以其前後反覆命遣右夷离畢蕭滴冽往覘誠否滴冽因爲夏主
陳述禍福聽命乃還甲申夏遣使進鵠於遼 夏六月庚辰夏遣
使貢于遼 冬十月乙卯遼遣使來致元龍車及所獲夏國羊馬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八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九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蕭惠再敗

慶曆八年遼重熙十七年也春正月夏國王李元昊薨其子諒祚使告哀于遼遼卽遣永興宮使耶律裏里右護衛太保耶律興老將作少監王全慰奠二月丙午夏諒祚遣使上其父元昊遺物于遼丁卯鐵不得國使遼乞以本部軍助遼攻夏不許冬十一月乙未朔遼遣使括馬以將伐夏故也遼主將城西邊命東路統軍使鐸軫相地鐸軫因成樓船百三十艘上置兵下立馬規制堅壯遼主嘉之

皇祐元年春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遼將伐夏戊戌遼留夏國賀正使不遣己亥遣使以伐夏來告夏六月壬戌朔遼以韓國王

蕭惠爲河南道行軍都統趙王蕭孝友漢王貼不副之時遼軍分三道惠等所將爲南道其北道則行軍都統耶律和克敵魯中將之中道則遼主自將尙未發也已巳以遼師伐夏遣錢明逸致慰禮且報聘也辛巳夏使貢于遼遼留之不遣 秋七月戊戌遼主親帥師伐夏以太弟重元北院大王耶律仁先爲前鋒蕭迭里得奏軍器械之事務在選將夏人豈爲難制但嚴設斥埃不用掩襲計何慮不勝遼主曰卿其速行無後軍期旣而迭里得失利八月辛酉遼師渡河不見敵而還時耶律鐸軫方奉詔由別道會于河濱敵兵阻河而陣遼主御戰艦絕河擊敵退因以大捷問遼主遂親賜鐸軫卮酒問其所欲鐸軫曰臣幸被聖恩得效驚力乃死不能報國又將何求遼主益喜手書鐸軫衣裾曰勤國忠君舉世無雙 九月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戰艦糧船綏互百里

既入敵境偵候不還鎧甲載于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咸請備不
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弊耳數日軍
未立營候者報夏師至惠方詰妄言罪諒祚從阪而下惠與麾下
不及甲而走追者射惠幾不免軍士死傷尤眾 冬十月遼北道
行軍招討使都統敵魯古率阻卜諸軍攻夏涼州至賀蘭山獲夏
國主嫡母及其官僚家屬以歸夏以三千人扼險力戰破之烏古
敵烈部都詳穩蕭慈氏奴南剋耶律幹里死焉慈氏奴蕭惠子也
師還信先興宗等皆被責獨以惠子慈氏奴中流矢歿于陣詔釋
其罪贈慈氏奴平章事是歲夏改元延嗣寧國

二年春正月庚子論伐夏諸將士功罪封耶律敵魯古爲漆水郡
王其所屬將校阻卜等部長各進爵有差辛丑遼遣使問罪于夏
二月丁亥夏將洼普猥貨乙靈紀等來攻金肅城南面林牙耶律

高家奴及攝西面招討使耶律僕里林牙耶律撻不也與同知金肅軍事耶律獨獺等破之斬首萬餘級注普被創遁去殺猥貨乙靈紀三月戊戌遼殿前都點檢蕭迭里得率輕兵督戰與夏人戰于河南三角川敗之斬候者八人擒觀察使以功命知漢人行宮都部署事庚子遼遣殿前副點檢耶律益等來告伐夏國還癸卯命西南面招討使蕭蒲奴北院大王宜新林牙蕭撒抹散帥師伐夏以行宮都部署別古得監戰案軍邊城以爲聲援 夏五月癸巳遼蕭蒲奴等入夏境不與敵遇縱軍俘掠而還蕭奪刺至蕭惠敗績之地獲偵候者知人煙聚落多國人陷沒而不能還者盡俘以歸丁酉夏注普降於遼 秋九月壬寅夏侵遼邊界漆水郡王敵魯古遣六院軍將海里擊敗之夏人數不得志于遼始議通使冬十月辛未夏國主諒祚母沒藏氏遣使乞依舊稱藩遼因其

使還詔別遣信臣至當徐圖之十二月壬子夏國諒祚遣使上表于遼言遵母訓乞依舊臣屬夏改元天祐垂聖

三年春二月甲申遼遣前北院都監蕭友括等使夏還夏國主諒祚之母上表乞如戶夏五月癸丑蕭友括等使夏還夏國主諒祚之母上表乞如党項權進馬駝牛羊等物己巳夏遣使如遼求唐隆鎮及乞罷所建城邑遼主以詔答之丙戌遼以所獲夏國王李元昊妻及前後所俘夏人安置蘇州以伐夏所獲物遣使來遣

四年冬十月丁亥夏國諒祚遣使如遼乞弛邊備遼卽遣蕭友括奉詔諭之

五年春三月癸亥夏諒祚以遼賜詔許降遣使謝秋九月夏及遼平壬辰夏主遣使進降表于遼甲午遼遣南面林牙高家奴等奉詔諭之是歲夏改元福聖承道

至和元年春正月戊子夏遣使貢方物于遼 夏五月己巳夏乞進馬駝于遼遼主命歲貢之壬辰夏遣使貢于遼 秋七月己巳夏諒祚遣使如遼求昏 冬十月夏進誓表于遼

二年春二月甲寅夏遣使如遼賀加尊號 秋八月己丑遼興宗祖遣使報哀于夏九月壬午遼遣使賜夏國先帝遺物

嘉祐三年夏五月癸酉夏遣使如遼會葬欽哀太皇太后 八年秋春正月辛未遼禁民鬻銅于夏

英宗治平二年夏五月辛巳夏遣使貢於遼

三年春正月契丹始改國號曰大遼

四年冬十一月壬辰夏國遣使進回鶻僧金佛梵覺經於遼十二月夏國主諒祚殂年二十一國人諡曰昭英皇帝廟號毅宗葬安陵子秉常卽位時年七歲梁太后攝政

神宗熙寧元年春三月夏遣使告哀于遼遼亦遣人弔祭

西夏紀事本末卷二十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諒祚淫狡

元昊旣薨慶曆八年夏四月己巳冊夏國主諒祚文皇帝若曰於戲昔周建侯以賢而王業昌漢襲土以嫡而民風順稽古申命蓋天下之成憲也咨爾諒祚生而沈正幼且惇懿維撫有眾保于西夏惟爾能壹乃心祇率王命載于甲令顯有休庸惟爾考易節效順光膺寵祿稟齡不永殂謝以聞亟閱遺章俾爾嗣服矧惟濟美而昨國委贄而勤王啟迪至懷克篤前烈今遣尙書戶部員外郎任顥充冊禮使供備庫副使宋守約充副使持節冊命爾爲夏國主永爲宋藩輔夫非忠無以事于上非孝無以繼其先欽哉祇承禮命可不慎歟是時諒祚生三月矣諸將未和日與遼構釁

皇祐元年春正月夏國主進奉賀正馬馳賜詔曰詔夏國主省所
差人進奉賀正馬馳共一百匹頭事具悉履端紀歲萬邦咸稟於
王正效貢以時奕世克修於藩職載閱充庭之實深惟守土之勤
遐體傾輸不忘歎獎今回賜銀絹茶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其差
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
書指不多及

嘉祐元年冬十二月戊申朔甲子夏國主諒祚遣使來告其母沒
藏氏之喪初有李守貴者嘗與遇乞掌出納寶保細乞多已者嘗
侍曩霄及沒藏氏于佛舍故出入無所閒沒藏氏既通于李守貴
又通于寶保細乞多已守貴憤怒殺寶保細乞多已及沒藏氏諒
祚母族訛唯乃族殺守貴獨保養諒祚以其女妻焉時諒祚生九
歲矣乙丑輟朝以諒祚母喪故也二十五日賜夏國主詔詔曰詔

夏國主喪葬之儀孝子之大節贈賻之禮國家之至恩眷惟忠順之邦宜厚哀榮之卹緬知荼毒深用惻傷俾遣使車勉膺慰錫今差文思院使張惟志充弔慰使兼賜安葬故母物色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此歐陽修詞也

二年夏四月夏人寇邊管勾麟府軍馬郭恩死之初屈野河西地夏人數侵耕知麟州武戡已築一堡于白草平爲候望曾經略使龐籍檄并州通判司馬光行邊與戡議更增二堡籍遂檄麟州如其議於是恩及走馬承受黃道元等以巡邊爲名往按視遂爲所襲恩眾大潰戡走還恩道元及府州都監劉夔皆被執軍士死者三百餘人亡失器甲萬七千有餘恩不降見害事聞贈觀察使六月戊午夏國主諒祚遣人來謝弔祭 秋七月壬辰麟州武戡除

名編管坐與夏人戰斷道隄而棄軍先入城也 冬十二月賜夏國主詔詔夏國主省所差人進賀正馬馳共一百頭匹事具悉履端紀歲萬邦咸稟於王正效貢以時奕世克修於藩職載閱充庭之實深惟守土之勤遐體傾輸不忘歎獎今回賜銀絹茶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是歲夏改元禪都

三年賜夏國主贖大藏經詔曰詔夏國主所省奏伏爲新建精藍載請贖大藏經帙籤牌等其常例馬七十匹充印造工直俟來年冬賀嘉祐四年正旦使副附進至時乞給賜藏經事具悉封奏奉來祕文爲請惟覺雄之演說推善利於無窮嘉乃純誠果於篤信所宜開允當體眷懷所載請贖大藏經并經帙籤牌等已令印造候嘉祐七年正旦進奉人到關至特給付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

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四年十二月賜夏國主進奉賀正旦馬馳詔有曰王正首歲皇厯
頒春眷惟繼世之忠克効守藩之職勤修時貢來旅明庭言念傾
輸良深歎獎

六年冬十一月諒祚益長而驕心忌訛唃專且通訛唃之子妻梁
氏訛唃患之梁氏密告訛唃將叛又有漫咩者其官高於訛唃然
勢力反出其下於是亦惡訛唃諒祚乃與漫咩等舉兵誅訛唃滅
其族並殺其妻沒藏氏而以梁氏忠于己因以爲妻諒祚性狂倪
無常好爲亂時過酋豪大家輒私其婦女酋豪多怨納叛人景詢
親而用之以爲樞密使弃蕃禮用漢制至是諒祚言本國竊慕漢
衣冠令國人皆不用蕃禮明年欲以漢儀迎待朝廷使人許之詔
曰詔夏國主省所奏昨因宥州申覆稱迎接朝廷使命館宇隘陋

軒檻貼危儻不重修誠爲慢易于是鳩集材用革故鼎新來年七月生日用蕃禮館接使命十月中冬用漢儀迎接事具悉使傳之馳爲規固久候亭之陋能飭而新旣肩世服之忠又樂邦儀之慕忽披來牘具體乃誠如用漢儀只依昨來張宗義所行儀式次第餘並依誓詔

七年春正月夏國主遣賀正旦使大首領祖儒嵬名聿正副首領樞銘斡允中來進馬馳賜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差人進奉賀正旦馬馳共一百頭匹事具悉春元應律王朝班常載惟藩守之虔爰任風宜之貢有堅勤節良厚衷懷今回賜銀絹茶等具如別幅至可領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曰祖儒樞銘者乃西夏之官稱大者姓嵬名名聿正其所貿易約八萬貫安息香至金精石之類以估價賤卻將迴其餘礪砂琥珀甘草之類雖賤亦售盡置羅

帛之舊價例太高皆由所管內臣並行人擡壓價例虧損遠人其人至賀聖節卽不帶安息香之類來只及六萬貫 夏四月己丑夏國主諒祚上表求太宗御製詩草隸書石本欲建書閣寶藏之且進馬五十匹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及本朝正至朝賀儀詔賜九經還其馬諒祚恣爲不道淫佚遊畋無時少息復侵犯鄰國哱廝囉有少子董璫最號桀黠病其侵已乃與契丹結姻旣而復與契丹絕諒祚知其隙舉兵擊之戰于青唐敗還 諒祚求尙主詔答以昔嘗賜姓不許又乞買物件 孔氏談苑蘇漢卿中押伴夏人云賣銀五千兩買樂人幞頭四 百枚薰衣香龍腦朱砂凡數百兩及買綾爲壁衣 賜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奏買幞頭帽子并紅鞢腰帶及紅鞢襯等物件乞從今後凡有買賣特降指揮無令艱阻以聞事具悉善纂前修遯守西土通奏畱于信介易服用于上都體乃馳誠勤于嚮化特從開允用洽睠私已令管勾都亭

西驛所依例收買應付諒祚得詔乃出狂言欲與中國相敵及要熟戶六月鄜延經略司言得宥州牒夏國改西市監軍司爲保秦軍威州監軍司爲靜塞軍綏州監軍司爲祥祐軍左廂監軍司爲神勇軍且言諒祚舉措近歲多不循舊規恐更僭擬朝廷名號漸不可長乞擇一才臣下詔詰問以杜姦萌從之於是遣供備庫副使張宗道賜生辰禮宗道初入境迎者至欲先宗道行馬及就坐又欲居東宗道固爭之迎者曰主人居左禮之常也天使何疑焉宗道曰宗道與夏主比肩以事天子夏主若自來當爲賓主爾陪臣也安得爲主人當循故事宗道居上位爭久不決迎者曰君有幾首乃敢如是宗道大笑曰宗道有一首耳來日已別家人今欲取宗道首則取之宗道之死得其所矣但夏國必不敢耳迎者曰譯者失詞某白謂無兩首耳宗道曰譯者失詞何不斬譯者乃先

宗道迎者曰二國之歡有如魚水宗道曰然天朝水也夏國魚也水可無魚魚不可無水夏國主乞贖大藏經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奏請贖佛經大藏籤牌經帖等欲乞特降睿旨印造靈文以俟至時幸垂給賜所有舊例紙墨工直馬七十匹續具進止以聞事具悉大雄流教善利無方信士篤緣羣迷釋趣喜觀心於法境願繹理於祕文載省控陳所宜開允其請贖經文已指揮印經院印造候嘉祐十一年正旦進奉人到關給付

八年春正月癸丑詔夏國主諒祚所遣進奉人石方稱宣徽南院使非陪臣官號自今宜遵用誓詔曰詔夏國主維乃祖考克有西土世爲漢藩輔今爾弗蹈于前烈迺竊署重爵以使奉幣於朝方邊吏拒還仍復稽留境上不及廷見之期洎朕親覽貢函而僭我王命實如所聞朕疑風俗荒遠未達朝辰之儀雖然棄信慢常誼

不可長其務思先世之約以保綏于斯民毋忽是圖以好我有邦之罰今後所差使人卽不得僭擬故茲示諭想宜知悉三月帝崩夏四月遣使告哀于夏國丙戌以國子監所印九經及正義孟子醫書賜夏國從所乞也又乞工匠賜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奏蓋以蕃方素稀工巧變革衣冠之度全由製造之功欲就考工聊倩庶匠以聞事具悉謹固世封述修邦貢率我朝廷之化時乃祖父之規遽閱來章蓋無前比宜敦爾守難循所陳自西平王以來無此陳請且宜循守舊規 秋七月丙辰夏主遣使來祭弔其使者固求人對弗許諒祚所上表輒改姓李賜詔詰之詔夏國主上旻降禍萬國纏哀馳遣使人肅申慰禮情雖深于永慕事或異于舊聞維乃祖之稱藩有先朝之賜姓撫綏隆于君義親愛篤於人倫自再納於誓言亦且循於軌式忽形需奏靡固宗盟言念與錯之

違得非左右之惑宜存遠慮用迪前猷今後所上表章宜卻如舊
司馬光言聞夏國所遣使人前日不肯門見固求入對朝廷不許
勒歸館舍臣謂何惜紫庭數步之地使之瞻仰清光是歲夏改
元拱化

西夏紀事本末卷二十